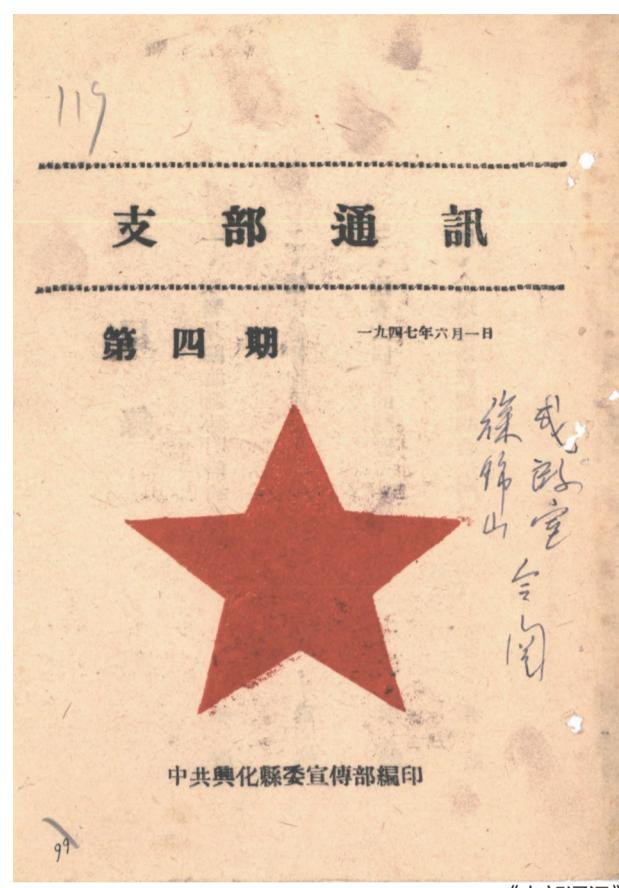


戴为然与红色报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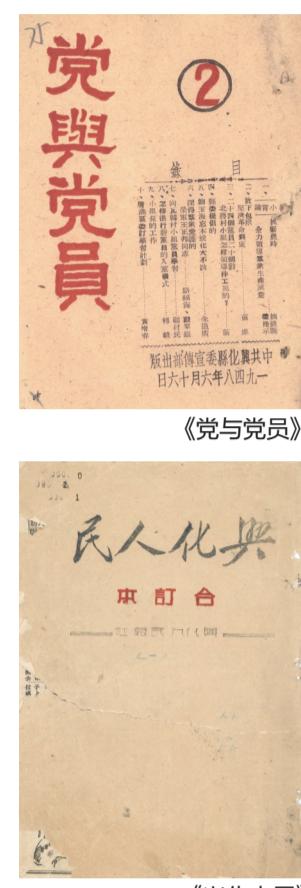
□夏俊山



《支部通讯》



《学习》



《党与党员》



《兴化人民》

传家宝

戴为然，1916年出生，泰州人，曾就读于韩国钧任董事长的“时敏中学”（泰州中学前身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戴为然任南通地委副书记、书记，后来任过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。

战争年代，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，戴为然不仅有文化，还能写文章。1945年7月至1948年4月，戴为然任兴化县委书记时，兴化县全境尚未解放，为了搞好党的工作，发动群众，戴为然十分重视红色报刊。笔者执教兴化，接触到的1947年至1948年的红色报刊就有四种。

一、《支部通讯》

1940年12月，中共兴化县委在戴窑成立。1941年1月7日，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陈丕显在戴窑主持召开中共兴化县委扩大会议，宣布撤销中共兴化县委，成立中共兴化县委（旧址位于兴化市戴窑镇中心巷33号）。

1947年，在县委书记戴为然领导下，兴化县委宣传部创办了《支部通讯》。该刊根据来稿情况，编印出版日期常有变化。例如《支部通讯》第2期，“目录”后，有一则“写在前面”：“一、支部通讯第二期因来稿稀少，又延迟了十天出版，特此歉意。二、这期以反对妥协投降思想为中心，希各研究，具体在支部中组织、阅读、讨论，并把具体进行情形告诉我们。三、支部通讯以进行党内思想教育（包括表扬与批评）为主，希各区来稿能注重这方面。（来稿寄县委宣传部）……”

从“写在前面”可以看出：当时办刊有困难，稿源不足；斗争形势不乐观，党内存在妥协投降的思想；党内民主气氛浓，县委能充分听取不同意见。《支部通讯》4期1947年6月1日编印出版（图一），第一篇文章《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》（作者华海），表明当时的斗争形势很严峻；第二篇文章《杨吉盛替狗死》（作者戴为然），杨吉盛是兴化草冯庄人，勾搭还乡团，最终送了命。县委书记戴为然动笔写下的故事，告诫大众不能为反动派卖命，有着很强的教育意义。

1949年3月，戴为然调到南通地委，先后任南通地委副书记、书记，其宣传才能在《支部通讯》已经显山露水。

二、《学习》

《学习》原是中共兴化县委宣传部的“对内刊物”，至1948年2月已经出版了12期。1948年3月，《学习》改版，对外发行。

此时，国民党大势已去，兴化县城虽然尚未解放，但解放军攻城只是时间问题。为了搞好土改，巩固解放区，“支援前线，最后打倒蒋介石匪帮”（引文见第一页），兴化县委开展了土改整党。新版《学习》第一期重点宣传“土改整党”。首篇小言论《搅通政策思想》完成一九四八年整党任务》，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从上海调来的党员干部陈大同。文章指出：“土改整党是最重要的工作，是党的中心工作……土地改革、复查、平分土地，我们都出了很多劲，有了很大成绩，但是检查起来，成绩不够大，还有些毛病，走的是弯路。”接着是张存山创作的宣传土改整党的“七字唱”八首，第二首写道：“二月里来好

春光，区委同志到庄上，要看病来先搭脉，来与群众细商量。群众回言莫的慌，庄上中农要补偿。共计被铲十三家，几家种田没口粮。十六七户没得车，评错成份好几家。这些事情要解决，才能安心种庄稼……”

《学习》第二期的出版日期是1948年8月18日，与创刊号比，除了“小言论”等栏目外，增加了“工作研究”“红榜”，内容更为丰富。第三期出版日期是1948年9月1日；第四期出版日期是1948年9月17日……根据形势变化，《学习》出版日期并不固定。

三、《党与党员》

1948年，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，为了发动群众，宣传革命，打击敌人，中共兴化县委创办了《党与党员》杂志。

《党与党员》杂志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初定每月1期，由兴化县委宣传部出版。栏目设计比较灵活。例如，1948年6月出版的《党与党员》2期，目录页有10篇文章。首篇为《小言论》（摘录县委指示），第二篇为《放下包袱 坚决革命到底》，接下来为《二十个党员二十个动——北蒋村小组怎样领导伴工组的？》《县委提倡的》《鲍玉海忘本蜕化大不该》……1948年7月出版的《党与党员》3期，目录为《共产党简史》（作者火玉）、《漫谈反攻》、《宣传口号》、《共产党来后》（作者张存山）、《永远忘不了党的恩》（吴泰）……

兴化是1948年12月解放的。从《党与党员》的目录可以看出，我党十分重视宣传和自身建设，1948年7月，开始宣传反攻，准备反攻。党的干部亲自写文章，不仅有戴为然，还有1939参加革命的干部张存山等人。

建国后，张存山曾任兴化县委书记。

四、《兴化人民》

《兴化人民》是一份报纸，1947年，“兴化人民报社”出版，正常情况下，《兴化人民》两天一期，每期为八开两个版面，发表文章10篇上下，有时也增加到4版。报纸印好后发到各村，估计印数不多，因为笔者看到该报的说明：在每个村的墙上贴一张。

笔者不清楚“兴化人民报社”的情况，《兴化人民》采用民国纪年，40期、41期刊有《本报启事》：“今后来稿，希望寄兴化人民通联社，切勿再写私人名字，以免误拆或遗失。兴化人民报社启。”

《兴化人民》栏目多样，有时事新闻、小通讯、小言论等，还有通俗文艺、广告、童谣、谜语等。例如《兴化人民》39期1版就有广告“新书到了”：《小二黑结婚》（一百元）；合力准备大反攻（二百元）；《自卫战歌》（四百五十元）；《华中华北地图》（二百元）；《祝寿》（小调歌剧）（一百元）。2版发表了《复查小唱》（送才郎调）；73期2版有《参军鞋（童谣）》：“小大姐，住河东，针线头，真精通，做新鞋，很用功，日夜里，不放松，人问大姐忙什么？她说道：眼下参军闹烘烘，青年报名一条龙，做双新鞋送参军，前线杀敌立大功！”

《兴化人民》最具珍藏价值的是59期，报社因修理机器，故障没能排除，59期暂时改为刻钢板油印，报头用红色油墨套印，整个版面显得很别致。

2011年8月24日，戴为然在南京逝世，享年96岁。他为建立新中国所作的贡献，人民不会忘记，笔者整理和发掘当年的档案资料，既是对他的缅怀，也是为了“引玉”。



历史人物

沙元炳向熊希龄举荐蔡和林

□董帆

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甲午科，竞争尤为激烈，英才辈出：张謇拔得头筹，考中状元；熊希龄（1870—1937），湖南凤凰人，籍丰城人，取二甲63名；沙元炳（1864—1927），如皋籍实业家、教育家、诗文家、收藏家，取二甲47名。

熊希龄为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实业家和慈善家，1913年任职北洋政府国务总理。熊希龄的进士排名，落后于张謇、沙元炳，但是他的年龄，明显小于张謇、沙元炳。三位名士，同年高中，便为年兄。熊希龄、张謇、交游密切，两人共同组阁，前者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，后者任掌管农林、工商两部。至于沙元炳与熊希龄的交游，也值得关注。也是1913年，沙元炳被选举为江苏省议会会议长，也达到他个人的仕途巅峰。他人辞职，无疑得到张謇的支持，但是否涉及熊希龄，无从考证。

近来又有网文《印象沙元炳·人际圈》表述沙元炳遗著《志颐堂诗文集》中没有发现沙元炳与熊希龄的往来痕迹。沙元炳先生作为清末传统文人，所作诗文涉及风花雪月、文友唱和、乡土文史，本是常事。就像沙翁的同乡前辈戴联奎，谨慎得没有编印自己的诗文集。尤其是政治，沙元炳鲜有诗文述及，偶有写到，大多隐晦，多用典故。不过这不意味他和熊希龄殿试之后，就已绝交。沙元炳携手友人向熊希龄推荐过一位英才蔡和林。

蔡和林，字竹贤，河南信阳人。关于他的事迹，最初见于《辛亥如皋独立史料缀拾》：辛亥年间，蔡和林是两淮民团管带，原驻泰州东乡海安。他下属约有两三百人，部分也驻扎如皋境内。编私营的武器装备、军队纪律，都要好过绿营。他为行伍，却喜好结交如皋文人。他与沙元炳的好友——书画家许倩莹，多有往来。蔡和林和沙元炳，也已结识。清民鼎革，他积极配合沙元炳等如皋乡绅，支持如皋宣告独立。沙元炳出任如皋临时民政长，蔡和林协助沙元炳，负责军政方面的工作。“后来张謇还让徐同庆等部，归他指挥，升为标统。”

蔡和林对沙元炳、张謇，还有其他支援。1913年9月26日《通海新报》刊出《通海如泰东盐代募宁赈启》。此次救济南灾民运动的发起人就有：如皋蔡竹贤、陈君谋、沙元炳、道少吾等，南通张謇、张謇等，海安韩国钧等。

至于《辛亥如皋独立史料缀拾》述及蔡和林升职，此事还与熊希龄、沙元炳及这次救灾有关。《熊希龄先生遗稿》录有一册《张弧等致熊希龄电》。张弧（1875—1938），岱山人，浙江萧山城厢镇人，光绪年间举人，1912年任两淮盐运使，后任财政总长等职。1913年8月29日，熊希龄接到张弧、张謇、韩国钧、沙元炳四位有关江苏的重量级官员的电报，兹录如下：

北京熊总理鉴：

凤。宁事所闻，益不可疏忽，海、如口口江外，海、泰尤接近江阴，溃兵土匪息息堪虞，仅恃蔡统领和林所统淮南编私营，分驻防卫，按照已不敷布置。自雷巡阅使将米占原驻盐陀兴东之三营调赴前敌，岱山电调蔡军分兵前往填驻，为通，如四县计，我虑地广兵单，若更抽减，无以言防。

盐东四县，米营外本另有三营，岱山为官，取以自辖，岱行已矣，尚无统将，拟请专程总统，任蔡为淮南编私统领，将盐东编私三营一并归属，冀收六营六县统哨分卅三哨。原辖之通、如等三营，请查照八月三号军事会议处奉总统函谕，仍驻原地保卫治安，桑梓安危系系，口口口口。

蔡和林自辛亥以来防卫通、如，舆论治洽，拟请中央任命为淮南统领，并授陆军口尉之职，令有系统，亦奖前劳，并盼先复。

（此处口皆原文如此）

这则电报，说明了沙元炳等人积极举荐蔡和林升职的缘由：1913年，北军与讨伐袁世凯的国民军，大战南京。兵燹不止，灾民四逃，土匪四起，因此江阴、江北诸县军事防务急需调整。2.“治乱”词短情重，意味蔡氏自辛亥以来，统率编私营，防务南通，如皋等地，尽职尽责，获得张謇、沙元炳等乡绅的充分信任。史实证明，熊希龄接受沙元炳等人的提议，同意蔡和林升职。

除去沙元炳的友人蔡和林，另一位沙元炳的学生——石庄乡绅黄哲人，也和熊希龄先生有过因缘。笔者手头的民国印书《黄哲人纪念册》所示：1930年，黄先生出任世界红十字会如皋分会会长。世界红十字会会长熊希龄撰写了《急慈先生千古》，称赞他“秉性率真，慈以接物，和以待人，一乡称善，化俗为淳，翊赞巨绩，宣德扬仁，掖才勤学，善诱循循，推食解衣，普济饥贫”。

从沙元炳到黄哲人，熊希龄与如皋师徒两位慈善家结缘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：574911059@qq.com

界河边歌声

□孙同林

地名掌故

界河边，穷地方，十年就有九年荒。家家都有讨饭子，穿的都是破衣裳。富户人家办丧事，叫花子坐了十八桌，主人回头看一眼，还有半桌没坐上。”这是现住界河边的烈士遗孀、老共产党员徐明老人唱的一首民谣。现年105岁的徐明老人见证了100多年来界河边走过的人和发生的事。徐老会唱许多民谣，大多与界河边有关。

界河边是个地名，地处如东县袁庄镇东北的孙庄村。界河是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流。据徐老回忆，早年的界河以北是泰（州）界，河南是皋东乡（如东）界，故而称为界河。当年的界河有横港（皂角树）、界河、凌河、西埝和竹园等5个自然村。世事更迭，沧桑巨变，当年的界河如今已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河塘。

界河边原来2000多亩无主荒地，这些地是“白田白地”，也就是寸草不生，人称“兔子不屙屎”，一些行乞来到这里的讨饭人，因见这里的土地无主，便纷纷在此落脚，或搭个窝棚，支起锅灶，便渐渐有了村落模样。现在还能数出的讨饭人有王门的缪氏、康四梅、刘六文、缪同庆、缪三才、杨二、杨兴春、康四发等等，还有李炳发、康传余、康传芳等人的父辈。康四梅母子在徐老的记忆中尤为深刻，她们母子外出讨饭，常被地主家的狗咬得头破血流。除夕这一天，是讨饭人的大赦日，这天富人往往最肯动恻隐之心，讨起来快，因此，穷人大都会在这一天携儿带女出门行乞。多少个大年三十，康四梅母子讨饭归来，身上滚成了泥猴，冻成了冰坨，衣裳粘在身上剥都剥不下来。

每当大户人家办丧事，界河边的讨饭人纷纷去“吃白食”（吃白食是当地一种风俗，或称“吃大户”），这一天有人上门乞讨，主人不得轰赶，讨吃的乞丐们被统一安排在车棚（一种牛力车水棚屋，低贱场所）。有一次，界河边附近的一位财主办丧事，仅界河边的讨饭人就坐了十八桌，主人回过头来发现，门外还有几个乞丐没坐上，于是，界河边有十八桌半的事便传了出去，有人嘲讽说，是讨饭人让界河边成名。

由于界河边有“十八桌半”的穷名，以至外面的人家“有女不嫁界河边”，而界河边的男子则纷纷逃离，走出去，到人家当上门女婿，使得界河边的人越来越少。界河边的穷，一是有地主的剥削，二是因为这里的土地盐碱成分高，不长粮食。界河边的地势低洼，每逢大雨，四边的水都向这里积聚，年年遭水灾。大水退去以后，经太阳一晒，长时间在咸水里浸泡的土壤表面生出白花花的盐霜，附近许多穷苦人便来这里捡土坷垃，把上面的白盐霜刮下来熬制成卤水，充作食盐。这种水又苦又涩，但总比没有食盐强，而且，这种盐水可以用来腌制咸菜、制酱等等。尽管界河边人像所有

人一样，起早摸黑辛勤地在土地上忙碌，到头来所收粮食却寥寥无几，徐明老人又唱起一段歌谣：“大雨一下浪打浪，太阳一晒起盐霜。颗粒无收命难保，百姓年年遭祸殃。”收秋以后，界河边人还是走那条老路——出门乞讨。

界河边是一部活生生的苦难史、血泪史，也是一部革命斗争史。

1941年，新四军东进来到界河边，界河边人纷纷起来参加革命，开展轰轰烈烈的“二五减租”和艰苦卓绝的抗日活动。为了动员农人积极参加“二五减租”运动，界河边人编出小曲：“过去是小户人家种大户的田，大户人家用小户的钱；现在人人都有自己的田，大户小户过一样的年……”以此号召人们，团结起来与地主恶霸作斗争。

界河边人还会唱这样的民谣：“说东洋，到东洋，东乡（如皋东乡）来了恶魔王。自从他们来中国，三个月想把中国亡。中国人民有力量，团结起来一起抵抗。如今抗战四年整，我们越打越坚强。”民谣鼓舞了界河边人的斗志，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在革命斗争长河中，界河边涌现出王绍龙、曹达富、曹显道、曹达琪、孙惟年等优秀儿女，他们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不惜献出宝贵生命；康明德烈士在界河边为掩护同志们转移被敌人抓住，身上被捅数十刀，慷慨就义，他们的悲壮之举在界河边人心中竖起丰碑。斗争的残酷没有吓倒界河边人，界河边儿女前赴后继，勇敢向前，徐明、孙恒彪、孙恒龙、孙恒豹、孙恒裕、孙纬经、吴兴梅、

缪同庆、缪锡山、缪三才等热血青年纷纷站在铁锤和镰刀旗帜下举起拳头，成为共产主义战士，徐明、吴兴梅、徐凤莲、薛来民等女同胞积极支前的先进事迹曾登上苏中报。

当年十八桌半中的缪三才、李炳发、缪锡山等人踊跃参军，他们先后在台儿庄、孟良崮等重大战役中打出界河边人的神威，勇立战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当美帝国主义在鸭绿江边烧起战火的时候，界河边人又唱起这样的歌谣：“朝鲜是我东家墙，墙倒狼要进我场。抗美援朝齐出劲，胜利果实有保障。救自己，哪能袖手站一旁。兴家必须先爱国，这个道理记心上。国家安全得保卫，幸福日子长又长。国防力量要充实，加紧生产靠后方。供应原料棉麻油，种植技术多改良。生产生产再生产，胜利胜利在前方。爱国生产加紧搞，争当模范有荣光。”歌声激励界河边人积极参与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和社会主义建设。缪三才等人义无反顾，跨过鸭绿江，成为志愿军战士。在一次战斗中，缪三才被一颗燃烧弹严重烧伤，英雄重又回到生养他的界河边。

如今，界河边“十八桌半”的那些人早已故去，但那断断续续的界河水还在静静地流淌，界河边的地名还在被今人延用，界河边先辈们养成的“吃苦耐劳、自强不息、爱党爱国、团结拼搏”的精神被后辈们继承，代代相传。又有人编出一段新歌：“界河边沐春风，田野之上歌声浓，水清岸绿家园美，‘十八桌半’人成‘富农’。”